

河南開封縣志

舊名祥符縣

祥符縣志卷之十九

經籍志

聖賢之學主於明體達用內以淑其身心外以膏澤民物不徒著書立說自矜淹雅而已近人著述日多卮言日出惟其載道而翼經者爲上其他詩文次焉浚儀如鄭仲師之經學薛文惠之史才王伯厚之考訂已自卓絕千古至於伊洛之學術昌黎之文章明季七子之風騷衍其緒業代有傳人斯亦足以表揚芳躅彪列殊軌已裒爲書目劃分四部援隋書經籍志例述經籍志

甲部經類

漢

易說八卷

丁寬

易林十六卷

焦贛

大戴禮八十五篇

戴德

小戴禮四十九篇

戴聖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

龍德

春秋三傳條例六卷

鄭興

春秋難記條例九卷

鄭眾

春秋刪十九篇

鄭眾

春秋牒例章句九卷

鄭眾

晉

論語集解十卷

鄭冲

宋

樂說五卷

和峴

詩考五卷

王應麟

詩地理考六卷

王應麟

六經天文編六卷

王應麟

明

春秋要旨五卷

滕克恭

周易纂註四卷 田汝耕

四書料議 卷 劉昂

詩經直解 卷 劉昂

易大義四卷 李承恩

詩大義四卷 李承恩

書拾蔡四卷 李承恩

學庸拾朱四卷 李承恩

孟子說四卷 李承恩

古本大學一卷 朱安瀾

五經稽疑五卷 朱彝樞

四書救敝編八卷

賈明孝

皇清

四書彙旨十卷

袁禧如

五經漢宋通合說二十卷

袁禧如

書經辨疑 卷

張運暹

詩經疑志 卷

張運暹

四書講義 卷

張運暹

四書存參五卷

劉遵海

經義存參一卷

劉遵海

讀禮摘要 卷

馮端本

四書音釋 卷

王儒行

增訂春秋世族源流考 卷

常茂徠

春秋女譜 卷

常茂徠

春秋國都攷 卷

常茂徠

讀左漫筆 卷

常茂徠

讀經瑣言 卷

常茂徠

四書經註考證 卷

王吉士

四書集註諸賢考 卷

王吉士

周禮旁批 卷

王吉士

爾雅注疏輯要 卷

王吉士

批解周易春秋大義

卷

呂祥榮

周易補象

卷

常茂績

毛詩鳥獸蟲魚草木集解

卷

常茂績

左傳筮辭解義

卷

常茂績

經史拾遺

卷

呂祥榮

右經類十七家二十六部四百四卷新增九家二十

三部

乙部史類

唐

齊史十卷

吳兢

梁史十卷

吳兢

陳史五卷

吳兢

周史十卷

吳兢

唐書一百卷

吳兢

唐春秋三十卷

吳兢

唐太宗動史一卷

吳兢

唐書備闕記十卷

吳兢

唐武后實錄二十卷

吳兢

唐中宗實錄二十卷

吳兢

唐睿宗實錄五卷

吳兢

貞觀政要十卷

吳兢

開元昇平源記一卷

吳兢

宋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薛居正

慶曆兵錄十卷

丁度

編年總錄八卷

丁度

補注王會篇四卷

王應麟

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

王應麟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

王應麟

通鑑答問五卷

王應麟

東京夢華錄二卷 孟元老

明

甲子編年十二卷 周定王構

祥符人物志四卷 張鷟

平真外史六卷 熊曾

祥符人物總志考十九卷 張遂

祥符文獻志四卷 李濂

汴京遺蹟志二十卷 李濂

鄉賢傳四卷 李濂

北地年表一卷 朱安瀾

河南通志四十卷

朱睦㮮

中州人物志八卷

朱睦㮮

明帝世系表一卷

朱睦㮮

周國世系表一卷

朱睦㮮

遜國褒忠錄一卷

朱睦㮮

梁園翼雅四卷

汴人失名

守汴日記一卷

李光璧

皇清

四竹堂記異二百四十卷

趙映乘

續東京夢華錄十卷

鄭之盛

史類
閩小記四卷

周亮工

廿一史衡轂十卷

袁禮如

汴梁野乘八卷

可在浚

祥符志二十卷

馬士騭

讀史筆談二卷

王儒行

惠濟河輯說

卷 王儒行

三國人物年歲考

卷 宋繼郊

東京志略

卷 宋繼郊

兩漢質疑

卷 常茂徠

汴京拾遺

卷 常茂徠

汴京風土記

卷

常茂徠

汴中歲時記

卷

常茂徠

增訂如夢錄

卷

常茂徠

水災日記

卷

王桂

續守汴志

卷

王桂

夷山偶記

卷

王桂

歷代醜儒姓氏考

卷

何成熾

儒學存真錄

十卷

田儉

皇輿指掌

一卷

許世信

右史類二十家四十二部八百四十六卷新增七家

十五部

丙部子類

戰國

魏公子牟六篇

魏公子牟

魏公子十二篇

魏無忌

宋

游藝子五十卷

和疑

困學紀聞二十卷

王應麟

玉海二百四卷

王應麟

筆海四十卷

王應麟

明

空同子八篇

李夢陽

愚見記忘八卷

和維

二渠巴語二卷

張賢

河濱日錄二十卷

李承恩

劄記存稿十卷

李承恩

理學癡言二卷

朱安胤

太極圖考一卷

朱安胤

續談藝錄二卷

朱安胤

皇清

增補小名錄

卷 常茂律

石田野語

卷 常茂律

三餘偶證

卷 常茂律

晚翠軒筆記

卷 張丙煥

衍河圖雅言六卷

張雲行

稽古瑣言

卷 張開第

夢餘談剩

卷 張開第

竹窗夜話

卷 張開第

洗冤述論

卷 張開第

瘴溼燈

卷 張開第

苗音考 卷

張爾節

觀世瑣言

卷

郝臨

理學辨言

卷

郝臨

右子類九家十四部二百八十五卷新增五家十

部

丁部集類

漢

邊讓集六十五篇

邊讓

晉

鄭袤集二卷

鄭袤

唐

崔司勳集二卷

崔顯

曹勣之集二卷

曹勣

宋

眞宗御集一百卷

仁宗御集一百卷

神宗御集一百卷

哲宗前後集六十卷

濬編集五十卷

和凝

奉常集五卷

和凝

秘閣集二十卷

程峴

文獻集二十卷

薛居正

文安集一百卷

宋白

向敏中文集十五卷

向敏中

元伯集三十卷

李端懿

郭中微集三卷

郭中微

慶湖遺老集四卷

賀鑄

花翁集一卷

孫惟信

清溪集二十卷

李璆

深甯集一百卷

王應麟

玉堂類稿二十三卷

王應麟

掖垣類稿二十二卷

王應麟

勤王忠義集四卷

胡閔休

明

謙齋稿十卷

滕克恭

菊莊集十二卷

劉醇

愴父集八卷

趙玗

貽後錄四卷

張遂

仕優小稿十卷

岳濬

左國璣集四卷

左國璣

空同集六十三卷

李夢陽

深甯遺集十卷

田汝耕

水南集八卷

田汝耕

采菴集十卷

田汝耕

歸田集二卷

田汝耕

乾齋集四卷

熊爵

廣元集二卷

高仲嗣

蘇門集八卷

高叔嗣

松雪集四卷

王用章

雪臺遺稿二十卷

和春

道函集八卷

陸柬

弦齋稿四卷

楊璉

李宗一集四卷

李環

傅川文集三卷

曹金

名賢珠玉集六卷

張賢

嵩渚文集一百卷

李濂

外集十卷

李濂

緒集十卷

李濂

雜體六十卷

張一桂

王庸之集四卷

王枚

原齋集三卷

王守

滄齋集五訂王頊仲集六卷

王惟公

馬汝霖集八卷

馬紫素

澗霞集六卷

張仕儻

春草齋集二卷

朱安瀾

江山覽勝集二卷

朱安瀾

國刀漁唱集四卷

朱安瀾

蠶桂莊詩集二卷

朱安瀾

品題詩集二卷

朱安瀾

朱灌雨集二十卷

朱應祥

皇清

賴古堂文集四卷

周克士

補石倉詩集四卷

馬士

珠樹堂集八卷

王延璧

聚遠樓集六卷

王延璧

布衣草一卷

左貞

臨海集

卷 王郊

萱壽堂集

卷 李璽

燼餘草四卷

閻秀馬士

知趣堂文集

卷 丁

三訂詩詞集 卷 張道選

荷香堂文稿 卷 張道選

珠英存稿一卷 周之琦

劉憲海文集 卷 劉憲海

劉憲海詩集 卷 劉憲海

張憲齋文集 卷 何裕承

鳴秋集 卷 馮端本

讀漢隨筆 卷 馮端本

沈侍郎文集 卷 沈源深

倭文端公遺書 卷 倭仁

破書樓詩文集 卷 王儒行

許昌集 卷 宋繼郊

淮陽集 卷 宋繼郊

九山館集 卷 宋繼郊

錦屏集 卷 宋繼郊

西淮集 卷 宋繼郊

居學齋詩文集 卷 宋繼郊

一竿竹山房詩草 卷 常茂餘

畫下吟 卷 常茂餘

歸來吟 卷 常茂餘

怡古堂文鈔

卷

常茂律

怡古堂賦鈔

卷

常茂律

澹泊齋詩笈集

卷

劉廷鑑

友竹軒詩稿二卷

楊升階

餘事編二卷

張國第

慎水堂詩文鈔四十卷

董璵塘

冰流雲在軒詩文集

卷

鄭啟拙

蕙室詩文編

卷

王言士

觀雨軒詩鈔

卷

張丙辰

吟樂室詩文編

卷

張壽

學吟庵詩鈔

卷 徐茂積

匡山集

卷 何成景

編壇學步詩稿

卷 張南圭

棗香村謀兒草

卷 張南圭

天籟集二卷

初體

澹泊齋謨草

卷 劉毓標

靜遠堂稿四卷

袁素環

右集類四朝四十七家六十四部六百二十三卷

增二十七家四十四部

附甲部經類

宋

小學紺珠十卷

王應麟

補注急就篇六卷

王應麟

蒙訓七十卷

王應麟

小學諷詠四卷

王應麟

明

資蒙集六卷

劉安

訓蒙三字經二卷

李環

韻譜五卷

朱睦㮮

皇清

字學偏旁音釋考 一卷

王吉士

音韻辨譌

卷

呂祥雲

大學不二字廣詁

卷

王桂

右小學類三家六部九十八卷新增四家四部

附乙部史類

五代

天成雜勅三十卷

唐

天福編勅三十卷

晉

天福編勅一卷

晉

宋

建隆編勅四卷

太平興國編勅四卷

咸平勅十二卷

咸平勅目一卷

大中祥符編勅三十卷

諸路宣勅十二卷

大中祥符朝天聖朝刊

天聖編勅十二卷

景祐刺配勅五卷

慶曆編勅十二卷

熙寧續勅二十卷

元豐勅二十卷

元熙勅二十卷

右勅類十三朝十五部二百十三卷

唐

大唐十四家貴族譜一卷 裴就

宋

姓氏急就篇六卷 王應麟

皇清

廣古今同姓名彙 卷 常茂棟

武虛谷年譜 卷 朱鑑

右譜錄類二家二部七卷新增二家二部

唐

西齋書目一卷

吳兢

明

宗學書目八卷

朱睦㮮

右目錄類二家二部九卷

宋

贍邊類五卷

丁度

三朝武經聖畧十卷

丁度

明

甯夏奏議一卷

楊時

三邊圖說一卷

楊時

甯夏定變錄一卷

朱安瀾

皇清

靈江澄治錄一卷

王郊

成化錄一卷

王郊

右雜史類四家六部新增一家二部

宋

邇英聖覽十卷

丁度

呂氏奏疏二十卷

呂誨

皇清

王靖毅奏疏

卷

王懿德

右奏章類二家二部三十卷新增一家一部

宋

漢制考四卷

王應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

鄭居中

右儀制類二家二部二百四十四卷

附丙部子類

宋

熙寧法寺斷例八卷

元豐律令格式七十卷

元祐律令格式五十卷

紹聖斷例四卷

元符律令格式一百三十二卷

申明律令格式二卷 崇寧朝

政和格式一百三十四卷

疑獄集一卷 和凝

疑獄集二卷 和嶸

明

洗冤敘述錄八卷 王鵬

右法家類七朝三家十部四百三十一卷

宋

崇天曆五十卷

楚衍

右天文類一家一部五十卷

宋

神應鍼經要訣八卷

許希

元

醫案十卷

楊大方

明

普濟方一百六十卷

周定王櫛

野菜本草一卷

周定王櫟

方法考原十卷

周溥

藥哥括六卷

周溥

續醫說十卷

鄭鑑

醫書百朋三卷

鄭鑑

春曉堂方四卷

鄭鑑

方法考四卷

鄭鑑

醫史四卷

朱睦㮮

皇清

外科指南

卷 沈延保

奇症良方

卷

沈廷傑

右醫術類六家十一部二百二十卷新增一家二部

附丁部集類

漢

雜文六十五篇

邊韶

隋

樂府聲調六卷

鄭譯

唐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吳兢

古樂府十卷

吳兢

明

誠齋樂府三卷

周憲王有燦

元人宮詞一卷

周憲王有燦

牡丹譜四卷

朱安瀾

集辛稼軒長短句二卷

朱賡桴

論法考一卷

朱賡桴

皇清

讀書錄四卷

周亮工

尺牘六卷

周亮工

金梁夢月詞一卷

周之琦

心日齋詞集一卷

周之琦

心日齋詞選一卷

周之琦

逸叟畫譜 卷

裴雋

右雜文類七家十部一百卷新增二家四部

宋

法釋武成王廟贊五卷

明

東書堂集古法帖十卷

周憲王有燉

修稷帖序一卷

周憲王有燉

朱仙鎮岳廟碑記二卷

李濂

皇清

印人傳四卷

周亮工

聽松樓印譜

卷

周世紹

續兩漢金石記補釋

卷

常茂徠

續中州金石攷

卷

常茂徠

祥符金石記

卷

常茂徠

右金石文類四家五部二十二卷新增二家四部

祥符縣志卷之二十

麗藻

疏 牋 頌 贊 銘 論 議 缺 序 記 引

啟 辨 考 傳

墓志

文 跋 賦 詩

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讀古人之文性情見焉神明出焉况邑之先達鴻謨碩畫黼黻經猷具有前型豈其數典而忘諸梁苑爲風雅之宗班班古藻炎炎雅翰甲於區宇何其地靈而人傑哉宜乎綴文之士人握靈珠家擅崑玉非他郡邑所及是編雖不能徧收而博采然而孝敬之式人

倫之師模猷之大已粗具崖略至於雕刻風雲繪
畫日月無關懲勸未足尙焉援唐人麗藻錄明人
無錫縣志詞章例述麗藻志

疏

唐

汴州嘉禾嘉瓜疏

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維陛下
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資神人以和
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生一穗連房或延
蔓敷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

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
明

見韓昌黎文集

明

應詔指陳疏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可行者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
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
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
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

故其言剴切而無回護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
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
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
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
無過舉之政故教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眞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
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
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欲焉恆
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
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

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
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於
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
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
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
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
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
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
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

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呈惟陛下
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
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
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
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
不喜人言見人張扶深揖而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
成又不善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
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
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尙得謂之不病
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

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邊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

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狼貪其地
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
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
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
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
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
其奸幸陛下洞見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但竄
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
於彰彼未摘發其奸尙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
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

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新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地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憚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

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
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佞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
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
人不相率而化於善哉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
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
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割
內官之權欲割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
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
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臣以爲冗食而

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來今在京
之兵以衛計之七千有餘分爲三營一日神機二曰
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固欲以強
本也然至正統己己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
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
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橐
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
兵數不減而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
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脫伍不以報
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

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瓜牙之目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瓜牙

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道折斧柯燭火不撲燎原
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
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
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
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
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
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
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
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
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

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千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乎

日貧而歛日積當將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平其墳墓毀其房室斬

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
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甯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
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
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
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
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
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
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
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者轉
而死亡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謹未

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
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
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
問且此百姓皆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
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
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
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諶奏內事
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
便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
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

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尙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強敵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

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政行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

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餒乎往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鞭笞之苦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卽死而愈於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謂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譯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

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然且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強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起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

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甯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糜乎賞不足以諷黃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

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
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
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
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
之大何恠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
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
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
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
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
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

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
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
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番僧貨物損辱國
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
之邪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
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
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
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
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
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

補臣故以至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
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
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
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
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
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
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
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
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
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

輿出入珍食衣錦陞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
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
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
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柰
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
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
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
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
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
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

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
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
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主不
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貴而富已又
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
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
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
下至親莫如壽甯侯所以保全而使之安亦莫如壽
甯侯乃顧不嚴禮以爲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
替則上陵今壽甯侯招納無賴罔利而或民白奪人

田土擅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
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旌勢如翼虎此謂
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
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甯者也夫川潰則傷
必眾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安得乎臣竊以
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

疏幾至六千言未載空同本傳中登此以著伉直之槩

請濬河濟運疏

史可法

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
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

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爲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
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褰裳而涉矣嘗考河
決入淮從來爲害卽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
於原武由陳穎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
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
決於滎陽過開封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
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
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
厯十五年決於單縣之黃涸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
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

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開小河
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淤漕舟至京往
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
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
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
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同
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樁石
久圯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求樁石之需
不容時刻緩者也况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
東往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

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
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勅
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潰及早興工或擇望
重之人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免
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

見史忠正公全集

牋

漢

薦邊讓牋

蔡邕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
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

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懸輿夙孤不盡家訓及
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
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
動非法不言若處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
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
凱之次還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遇近器
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夫隨輩而進非所
以章瓌瑋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牛鼎以烹
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
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

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脫落故衣衾弗
朽也是時郡君髮毳毳皤矣率其二子四男二女暨
厥壻厥女暨外孫環之哭嗚呼公詎知二十年後如
此哉父老往水退有人爭田邊我田公乃置酒召爭
者謂曰第捐其餘與我乃其人慚罷爭亦不侵於我
田卽今葬地云蓋左氏三世異墓曰仁宏者永新神
公壇墓其彭夫人襄陽墓知州公永新左方墓胡夫
人炎方驛墓崔夫人尉氏墓惟公墓今并葬其二子
銘曰下不墊黃泉上不見白日改而安之公以室
見空

同文集

皇清

王烈女墓志銘

毛際可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府祥符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擗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令妻與女伺其卧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于陽武王姓已爲娶妻生子輟妻死

遺孤就哺外戚烈女思自撫之爲子門宗祧計王堅
不與烈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
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
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
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端有刈麥刀二其一忽失去至
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聞奉
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際
可爲經理其葬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
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余謂此固聖人所敬羨而不敢
以槩天下之中人故爲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終身

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爲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余嘗
尙論往事使泰伯而嗣父封伯夷而食周粟皆不肯
于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
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震川之論
將併議其爲賢智之過歟昔余曾叔祖母章亦以處
女稱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間余每過
墓下必展拜欷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
之事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梁上之組耶牀上之鐵
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疇爲之稱說也○
余旣弔烈女之墓其子輅出拜因名列奏章王姓不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

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
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
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
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
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
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
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
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
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
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

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遑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見東坡全集

論

皇清

侯嬴論

湯之暄

史載信陵公子既得符侯嬴送之曰侯公子行至晉
鄙軍日當北鄉自到以報公子嗚呼嬴之死豈徒報
公子者哉公子志欲救趙符得而趙可救矣何必死
卽曰士爲知己死當効命於公子之前何必待至晉
鄙軍而後死然嬴請數公子行至晉鄙軍日始北鄉
自到以死則其心可知矣晉鄙魏王推轂寄命之臣
又復暗宿將卽其不肯輕信遽授公子以兵已足當

闕外重任公子聞欲擊之而泣蓋深惜之也嬴豈快
心出此特欲報公子必救趙欲救趙則晉鄙不得不
擊勢無如何也夫竊符以矯奪君之軍不忠誅戮無
辜不仁賊殺朝廷建節擁施之大臣不義羸潔身修
行數十年不以聞達利祿介其心乃一旦違心敗行
至此豈復能留面目視息人間故伏劍斷吭自暴其
罪於天下後世卽以之償晉鄙而伸國法非徒報公
子也嗟乎士君子幸值晏閒無事雖中材皆有以自
効若夫戎馬蹂躪內外交訁之日國家存亡呼吸間
不容髮迂儒拘守成法不思變通以濟事往往如養

癰護疽卒致潰決糜爛而不可救惟倜儻非常之士
擘畫豫定臨機迅決一切破籬籬而爲之迹其蕩越
繩墨無異游俠刺客之徒而君子不之責者以其爲
謀深而其所成就大且遠也彼侯嬴之擊晉鄙不特
關趙魏之存亡卽天下之存亡係之秦虎狼之國貪
欲無饜不盡吞天下不止而天下之障蔽在趙魏趙
魏唇齒相輔趙亡魏必不能獨存而天下隨之觀秦
後以漸削平六國可知矣然秦十數年不敢加兵於
魏所憚惟信陵耳嬴計晉鄙死一夫蒙冤而天下陰
受其福信陵死趙亡魏與天下一折而盡入於秦決

志奮雖所殺不過一人卽以挫強秦之威而舒天下之難已亦得假手以報公子故毅然爲之不悔也豈狗私廢公悍不顧義如聶政專諸要離其人也哉倘世無侯嬴信陵赴秦軍死邯鄲朝破夕渡河矣然則救趙救魏使秦人不敢窺函谷而山東諸國得以稍息殘喘於數年間者果誰之力也歟

見續通志

序

唐

送權秀才之汴州序

韓愈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惟之士

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旣平汴州
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
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
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於短章春容乎
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
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
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
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韓昌黎集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韓愈

今天下之鎮陳留爲大屯兵十萬連地四州左淮右

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以來當
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
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
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
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
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
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
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
鋪繹之愈爲之序

同上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
芳蘭臨晴川乘和蠲潔用微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
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
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
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
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飲於蓮
池備祓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尙矣前迄潑潁右滙鄆
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
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襟樹連青旣爲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
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
旂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
稅駕於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丹羽觴芳羞緩舞清
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於已酣於
未歌樂只賦旣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
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
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
請皆賦詩志焉

蕭茂挺文集

明

吹臺春遊序

劉 醇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
往往爲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
存無幾又河水湮沒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泯
然無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巍然獨
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卽古之吹臺
也臺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行
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西景
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哢魚游欣
然自得友人王庭璣邀余暨子山艾公體方黃公輩

同往造焉具酒餽設几席列坐於芳樹之間深松迷
進清歌間作眾賓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深
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旣
風流賓亦醞籍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而
有之矣况又歲屢豐稔人多閑暇不負疇昔所約得
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其幸邪旣而日暮將歸據
吟鞍歌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指而嘆曰昔
時太平氣象復見於今日矣於是庭璫乃繪以爲圖
列次眾賓姓名俾余敘其事用傳於將來余謂光陰
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汨沒於塵埃之中

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而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取焉

菊莊集

記

唐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竇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嶺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

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日中注厥初距河爲城
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
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甯訛言屢騰厯載已來
孰寃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
威囂童噉嘍劫眾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
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
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
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
之郛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
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

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汭汭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
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昌

黎集

元

汭梁泮宮修復石經記

李師聖

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
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
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焉迨
吾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聖之大成
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

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
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
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尙矣或以五數
之蓋合禮與樂而摶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
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
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
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
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
代辟靡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
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

將七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眾不數月而復還舊觀柰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雅知崇尙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以後生之不檢

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
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真與二
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
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爲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
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
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
之取也石經旣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
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
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爲教
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於天地之

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也姑卽人生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頰面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皿凡以致新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况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爲蠱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

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見通志

國朝

大梁書院五賢祠記

桑調元

儒者嘗言一爲文人便無足觀亦薄其徒侈才藻驚
雕章琢句之爲其行義不足重也若攄其宏負崢嶸
激發大有關於昭揭天常世運治忽之故細亦拈舉
動容深入人心之隱如古詩三千篇聖人刪之爲經
敢少之乎哉五賢祠聯中州風雅之脉俎豆之於吹
臺禹廟之傍始唐高李杜三公慷慨登臨後人慕之
而作三賢祠空同大復兩公壇坵有明宏正間聲實

彰耀於中土遂增署五賢久之湮圯乾隆十有九年
司臬沈君慨舊跡之淪過大梁書院謀所以復之院
東故有書屋規度軒偉予謂祀五賢也宜君卽捐俸
修堂皇製龕帷顏簷額擇日率寮吏諸生潔奉牲醴
安粟主於堂墜典以舉時空同八世孫辛耀拜謝於
階下喜大雅之景光久而彌炎後裔誦先人之清芬
有餘榮焉其興起斯文之功甚鉅夫知人論世本真
乃出唐天寶之亂杜公高公走間道一謁帝於彭原
郡一及於河池亮節如日明中葉權璫盜劫李公奮
筆代草疏何公封事備備生風俱身名挺特獨青蓮

公傳聞異辭新唐書稱公於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
間璘起兵逃還彭澤至宋人次第公集直云璘敗坐
繫潯陽獄則逃還彭澤之節不著而且講史誤前哲
亦早有辨其非者予特以杜詩證之而知公之志行
不可誣也杜詩於王維則表其緣主而病庾信之收
心跡可原於鄭虔則啣嚴譴之傷心悼台州之得罪
初不以忘形爾汝之交曲爲解也獨於公比諸還漢
之蘇武不事秦之黃公宿松匡廬間何殊持漢節茹
商芝乎復大書楚筵辭醴與逃還彭澤之特筆合顧
此義誰陳當時之法已用所爲冤痛於梁獄上書之

辰也杜之詩不誠爲信史矣乎然則唐書杜詩烺烺可据正不必援子儀再造唐室指其救免之功爲足掩其罪也矚然五賢垂輝千古其著述之根源光明如是茲其難能可貴也歟嗚呼來者多賢可以興矣君名廷芳字椒園仁和人中詞科由編修累階今官見通志並張甫集

六賢祠記

陳浩

吹臺禹廟之傍舊有五賢祠以祀唐之李太白杜少陵高遠夫明之李空同何大復乾隆十九年始移置之太梁書院蓋李杜高嘗遊於梁何李又中州之賢

而工於詩者蘇門先生高子業祥符人也獨未之及
焉先生與何李兩先生同時而獨爲澹古淡泊之詩
於舉世不爲之日所謂鼓空山之琴待鍾子期以聽
之者耶新城王尙書取其詩與徐昌穀並刻而傳之
有遺音者矣余客大梁久訪其後人而無知之者暇
日嘗與開封太守劉君標論明詩因及五賢祠謂先
生宜並祀太守以爲然於時旣修孟子遊梁祠程子
祠遂卜日奉先生主率諸生潔齋以祭而顏之日六
賢祠夫神所憑依人心之所嚮往也唐明之賢者工
於詩猶使後之人慨慕不能置而况孟子與程子之

道傳於萬世者乎

見續通志

汴城圍陷記

馬士騫

慨自明運永終流寇肆毒中原塗炭四隅流離獨盤
踞我豫中者數載無城不破無邑不殘犁鋤化爲劍
戟沃壤鞠爲茂草蓬蒿塞徑絕犬吠於千村骷髏盈
鄰斷炊烟於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風景猶舊大河以
北人物依然則是天下之苦未有苦於我河南者也
其在河南八郡河北三府雖經兵荒未大蹂躪河南
四府暫爾殘燬漸次平復獨開封巍巍金湯委諸泥
沙官無駐節之地民無棲身之所則是河南八府之

苦未有苦於我開封者也地不具論卽以省會言之
始於愍帝十二年六月不雨秋仲飛霜斗米兩金土
賊四起百姓之死於餓者凡幾死於餓而相食者凡
幾向之林林總總者十僅存四五矣天不悔禍逆成
蜂屯蟻聚倒海排山辛巳春冬兩薄城下掠民前驅
葬我矢石狼戰惡攻二十晝夜百姓之死於戰者凡
幾死於掠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僅
存一二矣逆成志在屠汴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
援絕掘羅無計晨飯殺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餓
者凡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

一二者今百無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始也我掘河以渰寇繼也寇卽導河以灌城東京人物盡付茫茫波濤中矣間有一二士女輾轉於城頭屋角之間哀號於木筏樹杪之上又值淒風苦雨以餓當寒百姓之死於溺者凡幾死於凍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百無一二者今乃萬死一生矣天乎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極乎然而辛巳之攻賊窺城我則懸樓以擊之賊挖城我則孔道以奪之賊立柏臺我則火炮以焚之賊轟地雷我則立築以禦之其設奇制勝者則諸上臺有司也其衝鋒磨敵者則諸武弁也其率

眾倡義者則諸紳衿也其懸重賞以募死士殺一賊
給銀五十兩者則周藩也其毅然登陴省城男子自
六十以下十六以上數十萬眾也至壬午之圍則五
閱月矣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干錢一斤斯何時也甯
死而無二心吾汴之民義固然矣獨是援師道遙河
上而諸將帥殺民冒功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
名倡搜糧之舉而不肖紳衿挾城狐社鼠之奸恣狼
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爲人留一糠糶
猶然曰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室拷夾僕婢金
珠銀錢無不捲去甚望按家派糧指名發營無論紳

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足罄家所有以飽貪
弁斯其事抑何事耶然而百萬生靈終無二志甯以
奄奄待斃之軀膏刃蹈水斯其民抑何如民耶猶然
曰此效死之正也迄寇入潼關而西安迎降過居庸
而北都不守是何異於二十四郡望風皆靡而大梁
數百萬生靈悉葬魚腹者不堪與顏氏兄弟同遊哉
事聞明帝發帑金十萬賑濟借非直指王公漢監軍
舊縣令王公燮多方拯渡將此未盡餘生統歸之汪
洋萬頃中矣其能復沽明帝之鴻澤耶我

清定鼎爲問今日之民何民乎是水火寇攘之子遺

也明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我

清之得天下億萬載無疆也亦自撫養大梁之百姓始

後之蒞斯土者其尙念我忠義之民而加意哉

見補石倉

集

關帝靈異記

常茂徠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百神懷柔靈應丕著熙洽理極稂
莠萌芽歲咸豐癸丑粵匪猖獗蔓延兩楚豫省疆分
毗連綢繆未雨時張雲軒觀察萬東序太守讀禮家
居奉

朝廷詔率紳眾練鄉勇選材力技藝者千五百人分練

五門各廟宇西門附近關廟爲團練所自春徂夏仰
賴神庇軍威日壯五月初逆匪自廣陵蜂擁而至關
城震動十三日直抵省東二十五里之太平岡設高
壇縱妖術作霧霧未興大風驟起驅墨雲蓬蓬自東
北來震陡作如天驚立劈其壇大雨海傾霹靂徹夜
不絕蓋卽 帝誕辰前一夕也越翼日賊踉蹌擁眾
來撲城望見城頭巨刃交錯有赤面長髯者橫刀立
陣問眾鄉勇復如神助勇氣百倍火鎗巨礮連珠齊
發縋城渡濠捷如猱殺賊奪幟靡不一可當十賊乃
喪膽驚竄由城南四十五里之朱仙鎮西遁自是遂

不敢窺汴當是時有數賊落後被擒言所見鑿鑿盈城士女僉謂非帝之靈佑不至此嗚呼奇矣而不知其奇之有由來也斯廟之建肇自乾隆四十一年巡撫徐公以前撫山左時剿逆匪王淪於柳林仰見帝自空中策馬至天大雷電賊眾數千咸驚潰

純皇帝南巡至豫

詢徐公柳林之戰

諭令建廟斯土今之顯著靈異豈非信而有徵哉巡撫陸應穀飛章入告請

賜封典都人士報賽情殷相與恭製額聯用荅神貺並

記其事如左 見怡古堂文鈔

增修彙山書院記

王懷玉

昔尼山贊易於蒙之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者物之穉於養之之初卽以作聖期之則所以端其始基者不可不豫也古者培養之道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之設以別其等而立之法使人於學者循序致功由有造以進於有德由小成以進於大成制甚善也我

朝文教昌明敦崇正學書院之設徧滿寰區豫省舊有

大梁書院兼課生童道光八年恭勤栗樸園公以造
士之本肇於童蒙且應試者夥必別有肄業之地乃
於大梁書院之南建置彝山書院專萃童子而甄陶
之辛丑河決書院房屋半歸坍塌壬寅夏鍾泉鄒太
守捐俸重修擴其基址增設講堂齋房號舍數十楹
並建奎星閣一座以昭文明之象迄於秋杪而功
竣凡一切規模較前倍覺宏厥自是厥後譽髦俊士
胥得安宇以爲藏修息遊之所前後兩鉅公經營締
造其培植人才振興文教之深心於斯可見矣夫豫
爲天下之中四方風氣所會河嶽鍾毓代有偉人自

宋兩程夫子出衍孔孟之道脈一時從遊之士又從而羽翼之緜延至今薪傳不絕大儒如許文正姚文獻何文定崔文敏湯文正諸公僕指難盡多士皆居室與近自總角已熟於耳高山景行親炙輝光其興起當自易易耳抑余要有望焉者蒙而曰養其誘掖獎勸委曲栽培有非僅循成格可以塞責者養而曰正其長善救失朝漸夕摩有非徒恃口耳可以收功者故聖人示以果行育德俾教者持己率物先端典型之望學者尊聞行知咸歸陶成之內優而柔之壓而飮之至於根柢邃深醞釀醇厚然後發爲文章見

於事業自卓然而垂諸不朽是則書院之造就人才以端其始進之基者所關詎淺鮮哉爰書之以告來者

見彝山書院志

卷石山房記

史致昌

王延世成隄之日歲紀河平范武子爲守之年政先郡學時則道光壬寅季秋之月也蓋旣醜洪濤卽復講院旋營城築盡措淤沙而良嶽之石昔以塞河者今復出焉余得數峯置於東庭稍參畫續之奇如挹雲霞之色明年春濬地得泉暎帶山下秋築亭於上以供息游於是十弓地拓翠繡涼苔半畝池通青浮

疎檻小園作賦敢希庾信之高文卷石爲山竊效白
公之故事此山房所由名也是石也溯花綱之舊劫
昔話昆明禦竹箭之橫流今爲砥柱論其閱歷拜丈
何妨愛厥嶙峋訂交亦可謝泥塗之困爲熏沐之升
年起沈沙有一變已足之樂屢移薄畚無萬牛回首
之勞覆簣成山頓忘平地排雲列嶂奚翅卧游泉脈
助其灤洞林亭爲之深窈人游藝圃伴來絃誦之聲
境是琅嬛小占神仙之福致足樂也感以係之嗟嗟
訪梁園之耆舊莫問夷門望積石之津流幾經滄海
而斯石乃巋然獨存吾儕復忻焉寄賞滌瑕蕩穢事

絕於往編灑沈澹災功臚於新作欲駐蓬壺之景言
撫吟欄誰懷嵩少之游且停蠟屐相看不厭願長期
介石之貞安固能敦更共勵名山之業可書座右用
勒貞珉

見彝山書院志

留雲峯記

錢儀吉

嘉慶十四年予省裴山兄大梁間訪趙宋遺跡或曰
艮嶽數峯在城南館舍中會行遽不果觀後二十餘
年復來屢過其地一日微雨方霽石則蒼潤蒼鬱若
臨烟水爲延伫太息久之又後數年河決祥符之一
覽樓泮水薄城下危甚大府徵薪料不時至則取甌

甌領甃之在官者囊繩之以距河不足繼以石而數
峯者殆盡矣明年河復乃築城益高大之千夫竊地
起沙而石見焉於時史叔平方講授彝山間之則傭
輦之來置於講堂之庭稍爲坡陀起伏狀而以良嶽
舊石之名名之曰留雲峯予過之欣賞移晷抑喟然
有感於斯也當宣和時人主竭天下之力以治苑囿
盡東南名勝地梯巖絕壑窮瑰瑋困鼻載以供上之
欲俾夫天地五行之精英山川靈奇美秀之所鍾毓
徒以長奢侈承燕私充娛玩而已石有奇骨雖榮何
以至於人代迭更儒者望古論世猶且與蔡京王

輩權倖之徒分謗豈不惜哉一旦投身洪波打難以
衛民雖由是滔滔乘流而汨逝也亦可謂任一時之
能而蕩千載之辱矣况乃屹立城下砥涌濤屏樓櫓
以保我都會烝黎如是哉功成災弭還於舊壖友文
史而興歌詠是何異吉甫文武之臣來歸而飲至蓋
自斯石之出於巖壑厯甲子十二周良嶽成於宣和四年壬寅乃
今顯於斯名也傳曰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
亦言其功之盛爾然則名之雲者及今而始稱豈若
前之冒沒寵榮揣量題品云爾哉叔平日有是哉名
必其稱而後顯也請書之以迺多士見彝山書院志

引

皇清

卷石山房徵詩小引

史致昌

余旣得良嶽遺石題曰雷雲峯立之於東庭之後又得數峯曰仙人曰蓮華曰文筆皆以其形名之也又得一石若巨魚鱗鬣宛具爲起石門以臨之曰龍門曰魚石又得文字者二曰印石上有成化二年曰子記文多剝蝕曰子

孫永寶石

石上有此四字無年月

皆如其刻字名之也於是滌

井引泉復濬地爲池焉井樹之宜木者曰桐井泉激

之若澗曰鳴玉泉池著其地有懷古之思焉曰小蓬

池廉訪張詩舫先生過而忻賞且曰是宜有亭可以
暎帶泉石發仁智之趣廼爲架構翼然池上曰東亭
次第之得十二題將乞

諸賢歌詠以章之先述其梗槩以爲斯引

見彝山書院志

啟

皇清

重修彝山書院捐資啟

許乃釗

啟者昔栗恭勤公守郡時創建彝山書院於大梁爲
童子軍肄業之地凡捐輸之數工作之資脯脩膏火
之條督責課程之例久具有成規矣去夏河決鴻溝

波凌雉堞門庭積乎行潦牆屋壞乎停瀦今春經開
封鄒太守捐廉俸錢二百千爲倡並籍諸紳耆捐項
之力旣事重修復增式廓逾乎舊制煥此新模乃釗
承

恩北闕視學中州喜廣廈之宏開入講堂而歷試尤欣
主教振起文風字問鴻都設絳帷而習禮條遵鹿洞
聚白裕以傳薪固已才富雕龍霞絢江郎之錦樓堪
造鳳雲屯曹氏之倉特庫藏之成數無多門徒之來
學日眾計再得二千金權子母以儲財補師生之供
億可使逮晨糧裏容造士於丁年繼晷燈明便橫經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於午夜交難獨力舉借眾擊此日茆檐肄業暫角藝於
槐堂他時蓋榜生華卜簪花於蓬苑云爾

見彝山書院志

辨

皇清

辨蔡虛齋先生論岳忠武王

王士俊

虛齋先生之論忠武也畧曰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
不酬者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
命不從亂命高宗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則亦亂命
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苟利社稷
專之可矣此乃所謂權也因持此意反覆至五百餘

言然則公誠失此機會知守經而不知達權者乎於
戲是豈知公之心哉夫權之云者善於用經而非離
經而去之且冒不韙之典開專擅之漸甚或至於進
退狐疑身名交喪者也君臣之義有死無二不聞之
乎况大將握重兵於外而形跡疑似涉於跋扈不恭
雖功蓋天下君子將誅其心矣何則功名者一時之
跡忠孝者萬世之綱奚可圓融曲折於其間哉故公
之奉詔班師也知有君而已知有君之命而已違論
河北河南與是以雖憤惋泣下而卒不敢遷就以快
吾志此其恪共純白肫肫懇懇光光潔潔傳之至今

雖三尺童子扼腕太息共知君命之嚴重如斯也奈何責公以違詔耶且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斯言也可訓而不可爲訓也爲此說者蓋以決機兩陣之間勝敗呼吸不容事事承制非爲君使之出而故入君使之退而故進如虛齋先生所引桓温拜表輒行之說可以一例自恣矣昔者漢周亞夫常持此說矣七國之役文帝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然吾謂亞夫不奉詔乃正善於奉詔耳何也其不救梁而絕吳楚饜道洵善於救梁之策且亞夫兩朝宿將將吏畏服莫敢間言故得從容以成其功抑詔固移軍非

班師也若文帝赦七國罪令亞夫班師亞夫敢不奉
詔與諸葛武侯又嘗引此說矣五丈原之役司馬懿
欲戰辛毘仗節立軍門不許懿不敢出武侯曰彼本
無戰心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蓋武侯特用以激
懿仍遺巾幘之術耳然此舉終以辛毘爲正以司馬
懿爲智雖奸雄之尤何嘗不挾君命以鎮衆心乎是
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斯言也固不得輕以藉口
也明矣且就公之事勢而斷之則又萬萬有所不可
者內有奸臣之嫉外多同列之忌茫茫四顧無蚍蜉
蟻子之援公固可謂孤立無助矣特以忠勇之氣鼓

斷麾下設一旦違命北渡跡涉可疑彼賊檜且擱然
得計強坐以謀反之律榜其罪於朝廷暴其事於天
下鍛鍊文致公將何以自明腹心之旅卽不疑公而
亦安保無疑之者心有所疑則氣必不振兩河豪傑
望風解體卽欲直抵黃龍府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斯
時倉黃失據悔之晚矣不觀唐之郭汾陽李臨淮平
郭公強兵勁卒俱歸部籍一紙徵之無不就道以故
讒謗無從而入臨淮擁兵不朝諸將因禱功等以不
復稟畏遂愧恨而卒由此論之去其平日之所恃不
以爲吾姑行權則雖孛號有厲衆亦莫之信耳此卽

利害之見不可以論聖賢然亦何得不等訶及之哉唯
有奉詔班師乃出於至正至大而亦萬全之策也明
知賊檜此計匪特撤兵直假以殺公何也吾召之而
來也則解其兵柄徐搆其隙而除之吾召之而不來
也則加以惡名立正其罪而誅之賊檜固籌之至熟
十二金牌不來則遣張樞密輩提一旅之師具檻車
長鎖而至公其敢與王師抗乎若其抗之則公真反
也若其不抗則又恨其不早也是唯束身還朝面見
天子日將兩河形勢唾手燕雲之策詳陳於黼座之
前高宗未必不悔且悟矣果悔且悟則吾之偏裨士

馬曰在也百姓之糧車可再挽也所揭岳字之旗可復卓於三晉也堂堂正正何敵不摧何功不奏耶卽吾不幸而死而趙鼎未亡韓劉諸將猶在天果悔禍尙可繼吾而恢復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若一不奉詔則君心疑我疑我而並及韓劉諸將賊檜且得一網打盡而恢復永無期矣是真吾死之日矣於獻此正公之可與權也而奈何責以冒不韙之典開專擅之漸至於進退狐疑身名交喪耶乃班師之後兀朮復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某方爲河北圖不殺某何以和公因是竟死天不祚宋奈何哉奈何

哉此則國運爲之而非公之不可與權也唯留此精忠大義凜凜萬古寒奸邪之膽興頑懦之心所全不已多乎而又何責之有明儒之持是說者不止虛齋先生一人虛齋先生實敬公愛公而爲此過求之論然而其義稍偏且其漸不可開也余故爲辨之如此見通志

考

皇清

林字考

宋張洎集葦蕩渠出滎陽五池口漢明帝時王景

水東注浚儀故以浚儀爲名建甯四年又
之戰於邲邲又音汭汭卽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
字考字書邲字並無音汭之說此當是汭之臆度按
邲與泌通分書泌作洑與汭字相似古人字多假借
或當時偶變邲爲泌歲久簡脫以致轉寫訛誤作
既改其形並改其音後復避汭字改作汴未可定
韓偓開河記云煬帝欲至廣陵以麻叔謀爲開河
護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爲汴
渠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然考漢桑欽水

經卽有泐水至後魏酈道元作水經注仍作泐知改泐爲泐當在後魏以後韓偓謂煬帝賜卞字加水豈改泐爲泐後復去水傍至煬帝時乃又賜加水傍耶見怡古堂文鈔

繁塔非建自周考

常茂徠

祥符縣志國相寺在城東南繁臺前又名繁塔寺二代周顯德元年建名曰天清又曰白雲宋太平興

二年修李空同國相寺碑云國相寺繁塔前寺

三寺後曰白雲中日天清塔斷而中立周顯德

云天清寺在

臺前周世宗顯德

內有馱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太平興國二年重修
按諸說於塔之創始咸無明文至云太平興國二年
修太平興國二年重修則又似塔之創建亦在周顯
德時矣不知寺之建始於周而塔之建實始於宋也
今塔洞內尚有宋趙安仁書金剛經及多羅了義經
石刻一題太平興國二年一題太平興國七年又有
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記題太平興國三年發端云
伏觀繁臺天清寺建立寶塔云云旣曰建立則非重
修可知其餘鐫刻姓字尤多有醋店孫每月供人工
醋一碩五斗則云至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十五日已

前供過醋五十碩許州客趙文志施佛菩薩十一尊
則云淳化元年記之又有捨銀者捨金者捨錢者施
輒者施石灰者施井錢者施車者施牛者施粳米者
施菠稜蘿蔔者施公服衣物者又有維那許守欽杜
守榮化到第六級助緣會人若干名南造舡務修塔
會人裴贊等若干名京東修塔會人梁文銳等若干
名府太康縣義門鄉西華縣長平鄉修塔會人軒鳳
等若干名其他施額石有稱男弟子者有稱女弟子
者自文武官以迄教坊僧釋茶鋪飯店及各方色人
人甚衆觀其紀年無非太平興國及淳化兩年

無一字及周之年號者是塔之圓就雖不可考而其肇造之日爲太平興國二年無疑也其非周顯德時建可知也又按陳洪進記中云六洞靈仙曾留勝跡九層寶塔近立崇基鑄記在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建塔在二年十月蓋閱五月而始有其基故曰近立也今塔只存三級其上已爲明初剷去洪進記曰九層寶塔則其剷去者殆爲六級乃李空同國相寺碑云塔七級國初剷去其四蓋未見此記特臆度之耳塔係內外爲折而上外級甚危險此記又在塔之北面中層洞內爲自來登臨者所不至故空同不及

見也

同上

禹王臺非吹臺考

常茂祿

祥符縣志吹臺在城東南三里九域志卽繁臺也本師曠吹臺漢梁孝王增築之一曰平臺後建禹王廟於上後有唐杜甫李白高適三賢祠又附何景明李夢陽爲五賢祠此以禹王臺爲吹臺也李濂汴京遺迹志吹臺在城東南三里相傳漢之鼓吹臺一名梁臺一名雪臺俗呼爲二姑臺今改爲禹王臺祀禹於其上兩廡祀古之善治水者此又以禹王臺爲吹臺也周城東京考吹臺在城東南三里許一名平臺按

九域志卽繁臺也本師曠吹臺漢梁孝王增築之爲
鼓吹臺一名梁臺俗呼爲二姑臺後改爲禹王臺祀
禹於其上兩廡祀古之善治水者此復以禹王臺爲
吹臺也而不知皆非也夫以吹臺謂卽繁臺則可以
禹王臺謂卽吹臺則不可何以言之蓋汴之東南有
兩臺焉東西相峙中去百餘步其東臺則禹王臺也
其西臺則國相寺卽周宋時之天清寺俗所謂繁塔
寺也禹王臺中祀禹王左側曰三賢祠右側曰水德
祠其規制皆出近代無古蹟可考惟明李夢陽禹廟
記李濂五賢祠記及陳珂彭公時雨亭記鄧公撫安

亭記數碑而已度臺之高約二丈餘周回約百二十步地不幾三畝汴居天下之中兵燹河患無代無之以艮嶽方廣兼數十里迄今訪其故址欲求一廢邱如培塿不可得烏有以三畝之土臺自古至今而能常存者乎其爲禹王臺而非吹臺也明矣然則吹臺何屬乎曰卽繁臺也繁臺何屬乎曰卽繁塔寺之臺也何言乎繁塔寺卽繁臺嘗考之矣宋太平興國三年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修塔記

在塔之北面
中層洞內曰伏

覩繁臺天清寺建立寶塔時發心奉捐銀五百兩入緣此繁塔卽繁臺之一証也李夢陽國相寺碑曰國

相寺繁臺前寺也此繁塔卽繁臺之又一証也
及明皆以繁塔之臺爲繁臺則九域志所謂吹臺
繁臺蓋指此也明矣是禹王臺之不得爲吹臺也
矣祥符志及汴京遺跡志東京考蓋誤合二者爲一
耳故後人皆以禹王臺爲吹臺而不知繁塔之臺
爲繁臺也又按國相寺之創建肇於周顯德元年名
天清寺塔之創建肇於宋太平興國二年名興慈
距今已幾千年屢遭河患而其基跡猶高丈餘廣數
十畝東西南北袤延各百餘步以此度之其爲師曠
吹律及梁孝王增築之臺無疑也且塔以繁名矣寺

以鑿 治明矣而其臺焉有不以繁名者哉吾故曰禹
王臺非吹臺也或曰禹王臺非吹臺而三賢祠在焉
昔二賢嘯歌於吹臺之上今臺有其祠安知禹王臺
非卽吹臺而不知古無三賢祠也三賢祠之創始於
明正德丙子巡按御史毛公伯溫所肇修也惜乎道
光二十一年黃河圍汴兩臺皆已淤墊非復舊日之
崇高而繁塔寺之臺其前又復淤爲平地古迹淪沒
良可慨也

怡古堂文鈔

繁臺考

常茂徠

元和郡縣志汴城東繁臺本吹臺倉頡與師子野所

造後有繁姓居其側因名繁臺此一說也青箱雜記
在京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五代梁高祖嘗閱
武於此改爲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爲
繁臺繁臺之名始於此此二說也分甘餘話汴中梁
王吹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繁蒲禾切音婆漢有
繁延寺魏有繁欽唐又有繁知一以繁姓爲名當作
蒲禾切此三說也予按三說皆不可爲據夫倉頡師
曠梁孝王及後梁高祖皆名震千載者何獨不能以
名臺而必待區區不著名之繁姓哉且分甘餘話所
引繁姓俱非汴人更彊爲附會愈不可信按祖庭事

苑梵言耆婆華言長壽又神梵言貧婆華言叢林梵
言優婆塞華言善事竊臆臺以繁名或因其土建立
佛宇爲僧衆所居遂名爲婆臺兼梵言華言名之後
人悞以婆字不雅馴致改婆爲繁耳水經注梁王吹
臺晉世喪亂乞活馮居削墮故基遂成一層上基猶
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婆臺
是以婆名臺自後魏已然矣又按婆說文作嬰徐鉉
曰今俗作婆非是是臺當爲嬰臺作繁者悞作婆者
亦俗也婆亦作婆見楞嚴經又按比邱華言乞士謂
內乞法資心外乞食資身乞活二字或是乞法之悞

與謂乞法者馮依此地開僧舍未可定也又按左傳
祝鮀長蔡盟篤分康叔以少暉之墟殷氏七族陶氏
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
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梁本魏地臺以繁姓得名或因
殷氏七族之繁姓而來後人不知悞讀爲樊遂訛爲
范耳

同前

祥符非鄭地考

劉毓柟

祥符古衛地也舊志乃謂屬鄭殊非按論語儀封人
請見晉地道記謂儀卽浚儀縣詩衛風在浚之下在
浚之郊疏曰邑名又曰水名詩地理考浚水出浚儀

縣東經邶地入濟蓋其地本衛之儀邑浚水經焉故曰浚儀本與鄭無涉也或曰開封得名始於公叔段之開拓封疆而祥符實兼古開封地屬鄭之說初非無據第浚儀開封本爲二縣漢浚儀屬陳留郡秦屬三川郡戰國屬魏春秋屬衛漢開封屬河南郡秦屬三川郡戰國屬韓春秋屬鄭自漢以後二縣或分二郡或歸一郡雖各不同大概分多合少自宋以祥符改浚儀明又以開封併祥符從此二縣遂合爲一世人但知祥符卽開封遂卽開封以概浚儀此屬鄭之說所由始也洪亮吉十六國疆域考云浚儀縣西北

三里許有乞活壘卽繁臺也今繁臺在汴城東南三
里許似與洪說相反後漢書註云開封縣今在汴州
西南可見古之浚儀縣在今汴城東南去陳留縣不
遠古之開封縣在今汴城西南與朱仙鎮相近二縣
本屬連疆實爲當時鄭衛分界開封雖屬鄭浚儀自
屬衛不可以概論也後漢書爲章懷太子註所謂今
者唐也開封至唐已非舊地謂開封屬鄭者乃秦漢
時之開封縣地非唐以後之開封也今之祥符雖非
古浚儀治實爲古浚儀地謂之屬衛又何疑焉按前
漢書地理志後備載七國地界衛地入魏故衛列魏

國下歷叙各邑開封與焉鄭爲韓滅故鄭列韓國下
歷叙各邑卻無開封據此則開封似亦衛地左傳哀
公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杜註謂在開封縣西北後
漢書地理志開封縣有逢池註云卽宋之逢澤也據
此則開封似亦在宋地姑并錄之以俟考

見劉太史
文稿

傳

皇清

鄭烈婦傳

按察使
胡介祉

鄭烈婦者姓張氏祥符鄭百朋之妻也生有令聞嫻
女訓年十三遭母氏之變哀毀盡禮若成人然宗黨

稱其孝十七歸鄭氏椎髻操作不事華飾有梁鴻孟光之風氏姑孫早世依堂上祖姑祖姑老且善病氏委曲將順凡飲食起居必誠必潔祖姑以是絕愛憐之事舅及繼姑小心敬慎人無間言晝夜中饋滌灑之事夜佐夫子誦讀之勤如是者九年迨甲戌五月之下浣百朋因事北渡失足河流急救不得遂以死嗚呼命有修短數有險夷方百朋之出也非有數千百里之遠一葦可航其妻庸詎知其不歸也庸詎知其不歸而沉溺慘痛如是也變起倉卒事難逆料氏之寸心如割也宜哉及聞訃一慟而絕有頃始甦勺

水不入口欲以身殉家人知其意勸諭再三防護甚密而氏念終不稍移乃令其歸甯冀得寬其慘戚之心母家有臺臺高數尺許旁有巨甕氏睥睨良久思欲碎首而甘心焉又爲旁人所覺不得死數日返夫家防衛如舊夫氏殉節之心何嘗一日去諸懷哉顧念不死則非其本心迫于欲死恐傷祖姑舅姑之意且見防盜密則志益不遂乃強爲笑語給家人并請于祖姑曰姑欲留嬭是愛嬭也敢與姑約庖治紡績此嬭分內事望仍如夫在日一以役嬭則嬭代吾夫以事舅姑庶幾少安倘以無夫無子之人不令服勞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見東坡文集

明

左儀賓遷葬志銘

李夢陽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卒葬白塔兒原梨園中葬二十二年而爲正德五年於是始徙於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北四百步而近李夢陽曰嗚呼古不修墓乃余今忍銘我外舅焉按左氏永新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而公會祖曰左東吳稱堂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爲知州公知州公爲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劾之章謫

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
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驛丞數歲知州公起
尉氏知縣舟行墮水流里許出不死天順五年河決
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爲其孫廣武
郡君後六年誥授公朝列大夫爲儀賓云恭靖王周
定王第八子于高皇帝爲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
貴重與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逢則以鞭相搯及公
爲儀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猶張蓋駿馬
見諸所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平也久之乃顧
私敬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羨貂奇偉作詩善畫

今祿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車矧如僕
賓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鎮國將
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輒騙其金資居
無何將軍貧積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輒又曰
謹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呼曰將
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自度將
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邪衆業
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能以全券見還乎
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目往貸諸豪富家緡
諸豪富故雅重公乃無不願與緡如其半數公又輒

陰易絲絮布帛銅錫等昂其值與債家因又勒其半
三之一而卽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歲餘諸
所負者皆平矣公病革起坐舍氣絕將軍曰嗟我固
謂吾兒爲佛也力主坐葬于是公有四子長曰國璿
年十三歲次曰國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玉次曰國衡
年各四歲以卑稚蓋成莫克成我公葬事公卒十四
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年國玉卒將葬國璣號哭向
母郡君叩頭請曰夫葬者所以妥體晷而棲靈神也
乃我父忍營營逮茲郡君哭曰嗟丈夫謂何於是事
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乃於是謀徙於今墓

受犧牛太羹之和久在煎熬鸞割之間願明將軍
謀垂慮少加裁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
嫌則顏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
堪其事古今一也

見漢書並蔡中郎集

按讓陳留郡浚儀人此薦與大將軍何進也舊志
誤以爲疏非

頌

漢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蔡邕

大顛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
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

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
黔首用甯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見蔡中郎集

贊

皇清

彭門三烈婦贊

毛際可

烈婦聶氏開封祥符人彭生諱行道妻也崇貞壬午
闖寇決河灌大梁烈婦挈家城頭聞賊已登陴與其
媳祁氏李氏相繼投水以死邑令毛際可讚曰扶輿
間氣貞烈挺生芳流巾幗譽永貞珉有寇陸梁於明
之季圍汴數載虎耽而視堅墉弗墜灌以黃流竈有

產蛙黿鼉晝遊烈婦憑高躊躇四顧有縋而登侵陵
是懼顧謂諸子爾竄爾逃宗祧之計毋作苦敖予爲
身謀宵苦全節緩須臾死其禍彌烈言已慷慨自墜
重淵隨波汎汎畢命於前曰祁曰李視死如蛻結手
相携我衣汝帶古有伯姬火焚其廬保傅不至安坐
以須亦有楚妃水湧臺下爲俟金符永歸長夜成仁
取義史冊所嘉孰若奇節聚爲一家我採輿言灑毫
而泣以勵頽綱以風下邑

見松臯集

銘

唐

汴河銘

皮日休

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民
不勝其利也今日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
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利也溥哉因爲汴河
銘

惟河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泣疲民
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鉉貫地龍舟未改江都已弑
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主
守舊而已

見皮子文藪

宋

能留仍爲烈女後故也輅云兩年前燈下見烈女撫
之日汝讀書慎毋與儕輩競問所服則歛時故衣也
輅幼性愿樸王碧及鄰里咸謂不誣或烈女靈爽不
散有非恒理可測耶

見松皋集

文

南朝宋

祭禹廟文

謝惠連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
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
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

我重寸陰乃錫元圭以告成功虞數旣改夏德乃隆
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
敬屬暉融神且畧薦乃昭其忠

見宋書

宋

祭包孝肅文

王堯封

維神忠孝植倫嚴明蒞治正色朝端河清比瑞所至
興鋤閻羅竝步監糴此邦廟廊實歸傳雖未詳歷有
載志今茲仲秋特陳醴饌英爽如存牖我弘庇

見通志

祭岳忠武文

王堯封

惟神兩間正氣一代精忠宋室南渡中原亂叢此邦

不祿盜賊遁攻經營克復實繫公功權奸搆陷公且
殞躬懷德景行追悼無窮中秋薦享憲雲竝從既協
崇報亦寫怨恫英靈如在庶我鑒憑

舊志

祭大河水

于謙

曩者河水爲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
妥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
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
感孚災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見舊志

又祭大河水

于謙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則爲生成相反則爲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爲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于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持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興利北河則順導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見舊志

過朱僊鎮告岳王廟文

楊 漣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

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寶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托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主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理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卽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

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叅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田日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賊私竝指前移言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忠武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

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
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
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鄣鐺
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干政之制漣一身一
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
所劫臣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
關旣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
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戢兇燄無枉
陷無辜于羅織猶少廻片照于蒙霾雖八千女鬼亂
朝綱之讖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

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
俯鑒愛君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
在追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奏罄產不滿千餘何
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
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
骸當更發揮一番漣恐纍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
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主之褻更傷英斷之明
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漣三閭大夫初念
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
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

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於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切於疾痛之上顛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漣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見楊忠烈公遺集

祭左忠毅公文

史可法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師藏靈於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於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拜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

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蘇報國孤忠嘗自方於陳竇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啟乙丑觸忤權璫羣小朋構而下緹騎之詔法卽爲師涕淚之無從矣迨躡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伯仲哭師之弟師之嗣哭師之慈門以內哭師之義亞旅城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間姻婭哭師之媿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卹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爲師感泣山岳且爲師崩頽風雲且爲師變色而拜旨時駢肩塞巷者咸豎髮裂眦欲得闔宦而甘心焉曾幾何時九五當陽

冰山鎖毀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冊貞珉賁巖阿卽餘英所振猶使虺伏狐摧至今不敢躑躅於冰霜之漸則師之死賢於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於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腮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竒焉如此者乎且師之於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己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宦邸中每遇公餘

卽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歡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燄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輦蹙曰爾胡爲乎來哉唯恐夏馥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尙慮以相知見累師真師而父母矣濡首深思每懷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徒懸總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以一睇龍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卽飛黃騰

達大忠貞之報埏埴固無所事法卽謀片石繪師幃
璫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祝
之於文公朱邑之間里之好義者當饒爲之又不得
法之呶呶也鬱鬱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
石擗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
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

見史忠正公遺集

書後

皇清

書李熙亮傳後

劉青芝

明崇禎間流賊李自成凡三寇汴其初寇辛巳二月

十二日越五日西走登封十二月二十三日再寇越
明年壬午正月十五日解圍南遁其三寇也五月初
二日迄九月十六日沐遭河溺而卒不克當是時諸
大吏議戰守祥符縣知縣王燮創立社兵法以地之
方爲社凡八十四社每社兵五十人爲兵四千二百
以諸生爲長副領之於其中擇五人爲社總城之五
門號五所分統於總社五人暇則團練習兵事有警
則登陴守禦且時資社兵物力焉推官黃澍樹旗曹
門上結義勇大社願從者集旗下四方豪勇及士著
社士雲會不數日得萬人製旗幟備器械編隊伍給

信票以五色分五營曰前茅曰中權曰後勁曰左翼
曰右翼統以五頭目咸歃血盟於關壯繆廟腰間繫
無憂帶以別衆時社兵左所總社及大社總巡則請
生李光鑿也自成初寇汴守備陳德射中其左目積
甚旋遁去識者策其必復至繼而果復寇汴攻東北
隅甚急黃澍守曹門王燮守北門二門皆左所汎地
光鑿以左所總社協守者城將圯矣巡撫令澍以牛
兵三千赴援光鑿以牛兵不足日設錢千緡餅三千
於城上募丁壯應募者全集巡撫聞之喜曰此化少
爲多計也培薄補隙城卒無虞賊築柏臺高幾與城

埒長十丈廣半之上可著百人以砲擊城便守者於城上築方臺高出柏臺三丈俯擊柏臺賊悉死賊穴城爲洞洞容數十人矢石莫能及以十五日力成巨洞三十六時大雪兵寒骨栗不能鼓之奪洞光鑿持巡按牌立雪中立辦毡被二萬件以禦寒有朱呈祥者先以多柴懸洞口加烘藥火之賊無以存乃領百餘人灌以水持短刀跳入據之三十六洞盡爲我兵背城穴矣是夜乘雪選奇兵五百出城襲賊營賊驚起奇兵僞退賊躡追洞兵合奇兵夾擊斬首七百八十三級光鑿與推官黃澍尙立城頭雪霑衣寸餘不

自知也嗣屢擊賊斬獲共七百四十有八賊置大砲百餘城下砲發隨砲聲奔赴城城上砲反倒洩赴援曹門總兵陳永福胯下置大砲命速點曰忠臣不怕死砲竟不倒洩百砲齊發當砲處竟成一血洞矣賊又於陳總兵所援城北壁穴大孔廣丈餘長倍十日運火藥其中火線長二丈五尺大如斗名曰放地雷而馬賊數千立濠邊步賊尾其後俟火發城崩以進及火線一燃烟焰騰起暗如深夜聲如山裂磨盤輒石迅飛半空中然皆碎落城外可二里許馬步賊皆齏粉而城中未傷一人也賊於是解圍南遁光鑿與

黃推官王知縣開門視城垣自曹門至北門十餘里
穴孔叢雜內壁孤懸僅厚尺許始知地雷之不能災
有天幸焉推官急給光鑿官銀修葺光鑿曰無庸也
乃身出灰萬五千勛錢三萬八千雇役社兵羣來攻
之凡歷五晝夜工竣而賊去時所遺難婦二千四百
餘口光鑿給麵米令自作食以待召其親屬其無歸
者三百餘口悉送尼庵猶人日給麥一升也越三月
自成復合羅汝才衆號百萬大圍汴屯營城西二十
里閻李寨總兵左良玉及丁楊二督師來援良玉收
土寇劉扁子等衆號四十萬連營四十里屯朱仙鎮

自成先以三千騎爲前鋒往偵良玉悉擒斬之自成懼踉蹌移營走已而丁兵失利左鎮南去自成復歸舊營而黃推官所給義勇大社訓練齊整揚兵城外由曹門出前茅已至西門中權尙未起營周城四十里人馬絡繹旌旂蔽空巡撫都御史臨蒞而觀焉大悅勞以酒各給銀牌一七月初七日出師擊賊黃推官與李總巡督陣光鑿之爲總巡也巡撫給以劄云貢生李光鑿心細如髮才大於淵軍容不整器械不精人材不壯事機不密生得以時巡察務使人皆超距之雄營成細柳之壘是日果大捷斬首四十一級

射殺三百餘人生擒十二人奪馬九匹布帳器械百餘事自是屢出城擊賊斬獲頗多當是時糧缺兵寡恐不可以久支危城於是光鑿劊車營法欲直抵黃河請援兵開饜道車營法用四輪車二千四百輛分列左右車廂外從橫欄木六高八尺長準車外附三寸厚板以蔽矢石中穴六孔四發銃二瞭遠又用大罈六四注水二著火藥麻搭二大砲一銃四挽車四人掌火器八人水與麻搭防火箭也進車營法自北門至朱家寨僅七里乘夜由北門出分左右兩營向外砲銃齊發城頭又設左右兩翼援兵每翼置大砲

百位賊攻車左左翼以大砲擊之賊攻車右右翼亦如之大砲可及十里七里車營一鼓而至朱家寨賊不敢近自此抵黃河無難矣至河每車拔一人計得二千四百人倚河爲輦陣遣善泅者踰河請援援兵可以飛渡而諸糧輓運時來不戰成功在此一舉八月初一日演車營於東鹽坡願爲前驅者三千餘人巡撫及諸大吏登壇縱觀咸稱善擇吉初三日出師適生擒一賊卽磔車營前巡撫欲待中秋後黃推官慷慨直前曰今民間以銀十兩易麥一升待至半月盡爲餓莩能驅餓鬼殺人乎但得車營出城城以外

推官與李總巡任之不用官軍一人也巡撫終猶豫不果推官拂袖出抗聲曰事不可爲矣澍願盡焚其車躍入火中作厲鬼殺賊光鑿勸止之時諸糧俱匱下搜糧令一將弁領數十餓兵持令箭直入人家掘地折物破柱或先捉幼男女以大針數百刺其膚以索卒不可得民間食牛皮水蟲糞蛆膠泥新馬糞或取市肆藥材食之面目浮腫飲甘草湯而愈街頭婦女賣藥酒卽此湯也飢兵死者日三四百人間有枯形鵠面如鬼魅棲墻根者敲人骨吸髓城中白骨山積少行人黃霧四塞白晝多鬼號聲官府與諸郡王

旦夕北向哭黃推官製絕命詞三十章九月十六日
黃河水大至黃推官李總巡抱土塞城門不可得水
高丈餘奔騰衝突直從曹門入一城盡沒黃推官急
乘筏至曹門遺善涵家丁泛一木過河請救監軍道
王燮得推官手書夜督三十餘船自乘小艇從北門
揚帆來迎高怒撫黃推官謁周藩遂與王十八日北
渡河初義勇之擊賊也生員王有根肯坐纛奮勇直
前爲賊斫殺社兵奪其屍歸黃推官棺殮埋城下爲
文以祭而道標中軍周世忠者本市人有胆氣勇力
絕人出擊賊以馬蹶被擒賊逼之降世忠大罵不屈

賊磔殺之光鑿字康侯熙亮其號也祥符諸生狀貌
竒偉豪俠多謀畧以城守功巡撫高名衡巡按任瘡
合詞曰總社李光鑿罄私囊以濟公率衆社以成城
云云得旨特賜拔貢後推官黃澍陞江西道監察御
史特疏守汴功內云貢生李光鑿或提兵城下或巡
緝城頭要皆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爲命者崇禎十五
年十二月奉旨李光鑿選授知縣會國變遂隱居不
仕歷二十餘年年六十七以壽終於家乾隆七年崇
祀鄉賢嗚呼汴京之圍於生靈最慘光鑿以諸生佐
城守功甚偉談者每以車營之謀未遂爲當時惜然

卽竒謀果用其能免一水沉溺哉此乃天也人其如
天何圍城之久至於百五十日人相食且盡矣而卒
無異志烈矣哉傳曰捍患禦災則祀之如光鑿者非
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者乎其血食百代也宜
哉余嘗過大梁之墟求問光鑿故居爲今土街古夷
山地也乃汴城內最高處河水及門而止故後王七
日得結筏携妻子北渡云

見江邨山人文稿

跋

元

跋夷門市廛圖後

王暉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聲名文物
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廛圖其
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
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尙能談當
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歎但二帝播遷已兆朕
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
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爲之覽耳至元
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
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
東開楊坊李黃門之故堂

舊志

賦

漢

梁王菟園賦

枚乘

修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並馳道臨廣衍長冗坂故
徑於崑崙猥觀相物芴焉予有似乎西山西山墜墜
卹焉岫岫蹇路峩嵒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涌焉秋風揚焉蒲庶庶焉紛
紛紜紜騰踊雲亂枝葉翬散摩來幡幡焉谿谷沙石
涸波沸日浚浸疾東流連焉鱗鱗陰發緒菲菲閭閭
謹擾昆雞蜺蛙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

附巢蹇鷺之傳於列樹也。櫪櫪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鶻桐，鷓鴣鸚鵡，翡翠鴝鵒，守狗戴勝，巢枝穴燕，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闐而未至，徐飛蒞猶，往來霞水，離散而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也。予之幽冥究之乎無端，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燕飾子，相與雜還而往，欵焉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驂，披衞跡蹶自奮，增絕怵惕，騰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隧林臨河，怒氣未竭，羽蓋繇起，被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

長劍間馬左挾彈馬右執鞭馬日移樂哀遊觀西園
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復取其次
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鬪鷄走兔俛仰鈞射煎熬
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袿裼錯紵
連袖方路摩馳長髮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神連未
結已諾不分縹併進靖儂笑連便不可忍視也於是
婦人先穠日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
兮不能歸桑萎蠶饑中人望奈何

見漢文選並本傳

南朝宋

雪賦

謝惠連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菟園
廼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
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廼歌北風於衛詩咏南山
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伴
色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曰臣聞雪官建于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
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
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文則表沴於陰德雪
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廼元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暘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比戶

墜屏裸壤垂繪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霽
揜日韜霞霰淅歷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
散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漉漉奕奕聯翩飛灑
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
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旣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
盼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
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鷗失素
紈袖慙治玉顏掩嫿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分
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雷承隅粲分
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潔

之儀廻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竒固展轉而無窮
嗟難得而備知若廼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簾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醕耐御狐
貉之兼衣對庭鷗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拆園中之
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
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
有懷妍唱敬接未曲於是廼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
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衿兮坐芳褥燎薰鑪兮炳明
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旣
揚兮酒旣陳朱顏酖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

佩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陪
上之白雪豈解耀於陽春歌卒王廼尋繹吟翫撫覽
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
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元陰凝不
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
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汗隨
染成縱心浩然何慮何營

昭明文選

南朝梁

學梁王菟園賦

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然無知音則已矣聊爲

古賦以奮枚叔之制馬碧山倚巘崎兮象海水碣石
朝日晨霞兮絕紅壁仰望沈寥兮數千尺磔硤嶮
涸涸成岫谿衍而窟竇吼礪礪確紫蕪丹駸苔點綺
縟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奔水激集潏溟潔渠
滴湟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滂漾長驚澆灌遠
注無時息馬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有輪囷礪礪一
枝百頃萬葉共陰縹草丹蘅江蘼蔓荆酷郁交布原
滿隰平於是金塘涵演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近而復
遠白沙如積雪者馬碧石如圓玦者馬水鳥駕鶩鷗
鴉鷓鴣上飛衡陰下宿沅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

乃有綺雲之館頽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形
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之倫學兼師術才叅道真方
駕連軫子沼之濱乃射宿餌飭前繳鷗鷄青黏更梁
囉鼈戴羹臠純柘漿窮嬉極娛雲翱兮烟翔超然左
覽蒼梧右睨鄧林崩石搯岸峒岫藏陰逮至山頂丹
壁肆平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乙下視流星旣
投冠而棄劍亦抗魄而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
歸春陽始映朱華未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
知其麗攢連映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
人意失遂謠曰碧玉作梳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

乃報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
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
蠶旣饑蹠蹠暮兮思夜半

見漢文選